

CHENG SHI XIAN JING

城市陷阱

阿 郎著



重庆出版社

CHENG SHI XIAN JING

城市陷井

□ 阿郎 著



(川)新登字 010 号

责任编辑:陈 慧

封面设计:文绍安

技术设计:巴 文

阿 郎 著

城 市 陷 阱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锦文彩印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

1996 年 5 月第一版 1996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

ISBN7-5366-3431-5/I·625 定价:13.80 元

第一章

5点,红房子、市委宿舍小东区B幢3号。红房子是解放前大军阀为搞女人方便专修的,欧式建筑,哥特式的房顶,而今则成为C城千万富翁石定国的居所。赵婉蓉望着窗外的风雨,她相信,要不了多久,她和女儿就会重新住进红房子里去了……

浓厚的积雨,终于压碎了托住它的空气。雨阵从东方滚滚而来,夹着声势浩大的电闪雷鸣,无情地洗劫这个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。刹那间,正欲探头的晨曦被扼杀了,高楼大厦在雨幕中隐去,路灯光被冲得昏黄,早起的行人躲进了避雨处,赶早的车辆骤然减少。

风雨雷电统治了这个正在苏醒的城市。

石定国是被第一声炸雷惊醒的。醒前,他正在做着——他在一座几万米高的、透明的冰山上艰难地往上爬,似乎爬了好几个世纪,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终于流着热泪望见了那冰山顶上气势宏伟的天堂。祥云飘飘中,王母娘娘正在举行蟠桃盛会,各路神仙汇聚一堂,一群倾城倾国的仙女身着霓裳羽纱,水袖飘飘,翩然歌舞……富贵无比的王母娘娘看见他了,星目含辉,丹唇微启,玉手轻指——“喀嚓!”一声巨响,他从冰山顶

上乞里轰隆地滚进了万丈深渊——他痛苦地睁开眼，醒过来了。他感到背、臀、腿还在隐隐作痛。可眼前没有冰山，没有天堂，没有王母娘娘，没有各种神仙，也没有那些载歌载舞的绝色仙女。他在自己的家里，躺在那张席梦思床上。他惊异于梦幻的真实。刚才这个梦，就暴露了他意识最深处的某些不可告人的东西。虽然他读过弗洛伊德的《梦的释义》，不敢完全苟同这老头子的全部见解。

屋里一片漆黑，满耳是风雨雷声。窗外划过一道闪电，他看见了头枕在他结实有力的手臂上的段小玉。墨玉似的长发，如花似玉的容貌，她没有说话，没有睁开眼睛，但密密的眼睫颤动了一下，柔软的身子把他贴得更紧了。她怕这风雨。段小玉不是他的妻子，她比他小20多岁。他的妻子甘小梅到天津看她的姨妈去了。他忽然想起应该去看看门窗关好了没有，于是轻轻从段小玉白皙的脖子下抽出手臂。她侧过身来一下紧紧地抱住了他。

“我怕。”

他在她的额头上用嘴唇轻触一下。

“下大雨了，我去看看门窗。”

“几点了？”

他从枕下掏出夜光表。

“5点。”

她无可奈何地松开了手。

“快点回来。披上毛巾被。”

他把这些红房子楼上楼下的门窗全部检查了一遍。路过楼下佣人二妹住的房门口时，投去满意的一瞥。

“是石叔吗？”二妹警醒地在屋里问。

“嗯。你睡吧，还早。我看看门窗关好了没有。”

“昨晚上电视里就预报要下雨，我都关好了的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石定国边应边往楼上走。

“她走了吗？”

他站住了，心里很不高兴。二妹不该管他的这种事，但又一想，二妹心地单纯，没有恶意。就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昨天甘婢来的电报，你忘在电视机旁了，没有看。睡觉时我撕开看了，赶忙给你拿上楼去，你却睡了。”

“她说什么？”

“今天甘婢要回来。”

“几点到？”

“电报上没有说。还是坐她上次那班车，不误点是8点零5分到站。”

石定国这才明白，二妹关心段小玉没有走，实在是关心他。他决定这个月给她加10元钱的奖金。

“知道了，二妹。谢谢你。”

他去拿了电报，上楼的脚步变得沉重了。

石定国45岁，中等身材，身体结实，精力过人，长着一颗充满睿智的头脑，有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。有个作家说过，长着这种眼睛的男人都据有非凡的创造力和强大的性功能。他高中毕业碰上文化大革命，于是，如同他的那些所有的同龄人那样，他当上了红卫兵，尔后下乡当知青。他运气好，早早地跳出了农村，在部队里呆过，转业后到厂里干过钳工，后来又读过北京某名牌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。1982年毕业后，回到这个城市承包了街道办的神鹰电器厂，不多久又把这个厂子盘在了个人的名下。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到底有多少资产，人们只知道他是振兴基金会的董事长，掌握着全部股份的51%。这个董事会辖有神鹰电器厂、定国火锅馆、定国建筑队，定国运输队，在深圳和北海有房地产。他有尼桑牌小车，还有这幢座落在江边的豪华别致的小楼房——红房子。这红房子是解放前大军阀熊昌浩为搞女人方便专修的，欧式建筑，哥特式的房顶，带一个宽敞美丽的花园。在这座大城市里，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千万富翁之一。

他没有先回到段小玉那儿去，而是走进了他的书房。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，或者叫怪癖——每一个实业家都有他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——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工作一小时——思考，选择最佳方案，安排全天的活动——同时漱口，洗冬天也坚持的冷水浴，吃早饭，7点50分准时赶到厂里。今天他是提早了。

书房里8个书柜都摆满了书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文学、文化生活、新学科系统综合、信息传播、科技新潮、环境生态、方位拓展、未来预测、犯罪心理、社会问题等等。写字桌上堆满了报纸，记事台旁的玻板下压了一幅字：路漫漫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墙上一幅字：造福桑梓。字写得潇洒、遒劲，是他的手迹。

他在写字台边的黑色高背真皮旋转椅上坐下来，摁亮台灯，点燃一支烟，让思路集中起来。很快，风雨雷声，甘小梅要回来之事，段小玉恐惧地一个人赤条条躺在床上等他都消逝了。他的意识中只剩下了“我——今天——，要干的事。”他移过一张纸片，用铅笔飞快地写起来——

7点50分：去神鹰电器厂。计祥麟？

9点15分：到九龙宾馆带肖娃去赵怡珍处提一台彩电。

10点：去找赵兴强（这个老滑头）。

11点：去火锅馆接待电视台采访。

11点40分：去姐姐家（什么事来电话非要我去？）。

13点：如果甘小梅回来了，得谈一谈。

15点：到九龙宾馆找香港来的客人林天祥。

16点：去建筑队。

18点：10来个老同学来红房子聚会。

他把铅笔扔在桌上，轻轻地吁出一口气时，视线忽地触见了那封电报。立刻，宁静的心境又被打破了。他无可奈何地伸出手去，拿起这件油绿色的东西，把里面的那张纸片儿抽出来，溜一眼，心

里默一默这个车次，果然是今天早上8点过一点儿到站。去不去接她？这个时间应该到厂里去。如果不去接她，她会怎么样？她不会怎么样。她没法对他怎么样，他又点起一支烟，望着漆黑喧嚣的窗外。

风小了些，雨下得更大了，雷声远遁而去，满耳轰响着哗哗的雨声。他觉得心里又慢慢平静了，熄了烟，关了灯，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起身回到卧室去。

石定国走后，段小玉没法再睡了。这雷雨实在太吓人！她旋动了床头柜上的摇控开关，打开了灯。在淡绿色的壁灯光下，这间屋子变得温暖而柔和。她点了一支法国美丽牌香烟，慢慢地吸着。这种烟味儿淡，带点儿甜味，很香，是属于女士专用的。她的思想固执地又想到了那件事情上去了。这就是，她和石定国好了很久了，她不甘心只是做他的一个情妇，她要应该有一个正当的名份，光明正大地成为他的夫人。当然，她知道这事儿麻烦，可到了这个地步，她也只能这样去想、这样去做了。

石定国终于回来了，乜她一眼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他稍微加快了一点步子走过去，取下她手里的烟，熄灭，望着她在床边坐下来。段小玉也望着他，目光是冷冷的。谁也不说话，都在探测对方的内心世界。

“那封电报，是甘小梅来的吧。”

石定国点点头。

“她要回来了，是吗？”

“今天上午到。”

“那个问题，你要什么时候才回答我呢？”段小玉心里顿时感到酸酸的。她从石定国的眼中，看出了他内心的苦闷、彷徨、不满足，以及一丝莫名的恐惧。他在事业上是个强者，个人的家庭生活却大大的不幸，甘小梅没有为他生一个孩子。

石定国当然知道段小玉要他回答什么，可是这个问题不好回

答，不能回答，只好把话岔开。他一拍额头说道：“你要的东西我找人专门从香港带回来了。”起身去打开保险柜，取出一个水晶盒子，揭开盒盖，拈出一件首饰。这是一串24K的金项链，带着红宝石坠件。“怎么样，喜欢吗？”

段小玉接过这串项链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，放进首饰盒，关上，语气淡淡地说：“谈不上喜欢，也谈不上不喜欢。”

听了这话，石定国眉头皱了皱，心里有些发冷。这花了5000多元的港币。

段小玉当然看出来了。

“怎么，不高兴，我问你，这玩意儿值多少钱？”

“5000港币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看，我值多少钱呢？”

“你？小玉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呢？”

“你叫我怎么说话呢？”段小玉柳眉倒竖，“你给过我什么？不就是这一条金属链子吗？”

“你要什么呢？”石定国赶忙问。

“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只要你！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爱你，爱你……如果不能和你生活在一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你……小玉，你知道，我也是喜欢你的。可你得给我时间，这种事情，急不得的。”石定国说道。

“凭心而论，”段小玉声音变得柔和了，“我和甘小梅比起来怎么样？”

石定国怔住了。他害怕她把这个端出来，千方百计堵她的这个口，她还是端出来了。和段小玉有了关系后，他不是没把她同甘小梅作过比较。应该说，段小玉在许多方面都比甘小梅强。可甘小梅曾与他患难与共，她与他是有过感情的，特别是他在创业的这些年里，她对他的帮助太大了，只说他接这个厂子，就全靠了政府退还给她的20万元钱，现在，她更谈不上有什么过错，只是……要离掉

她另娶段小玉，甘小梅绝对不会同意，他自己的良心上说不过去不说，就连舆论上也搁不平。他只好支吾道：

“小玉，甘小梅，她，不能和你比。你们不属于一个档次。你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……”

“不，我和她都是女人。而现在，又都是你的女人。作为女人，在你们男人的眼里，是我强呢还是她强？”段小玉抓住不放。

石定国感到手心里冒出汗来了。

“我和她，哪个漂亮？”段小玉追得很紧。

“当然是你。”石定国只好说道。

“那你喜欢哪个的性格呢？”

段小玉热情，活泼，机灵；甘小梅文静，内在，踏实。但这些石定国不能说，谁都有好的一面。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独特的长处的。

见石定国不出声了，显得为难，段小玉轻轻叹一口气，也露出一一种矛盾的神色，如蝉翼般的眼睛轻轻地眨动着，柔声说：

“看来，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。我呢，真要把你们好好的家庭拆开，也于心不忍。可你不是常说，一个人活着，重要的是要面对现实吗？时代在变化，道德观念也在变化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作为爱情，常常更新不是一种错。这是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位哲学家说的话。我一点没有要想伤害甘小梅的意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爱上了你。我爱你，是你出现在我的身边，你的气质和魅力牢牢地吸引了我。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你有事业心，有雄心抱负。我敢于爱你，是我充分估计了自己的力量，我能够帮助你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。”

这番话，石定国大体能听进去。段小玉脸蛋娇艳，身段儿婀娜，热情活泼，机灵善变，交际场上，应对自如，很能迎合那些在场面上走动的官员和大款们的好感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妈妈赵婉蓉是他的顶头上司——赵家巷居委会副主任——她分管企业，属一方地头蛇，而段小玉的舅舅赵克是市委副书记。现在要办事，才干，机遇，

金钱，权利，关系，缺一不可。我都40多岁的人了，而甘小梅不能生育，可段小玉……

段小玉看出石定国的心眼在开窍了，这就不能再逼，只能由他自己想下去。我要征服他的心，占有他的灵魂、肉体，使他离不开我。天快亮了，得留一点时间，他性欲旺盛，每次清晨分手前，他都还要……她的心里立刻发起热来。一想到和他要做这种事，她的丰隆的乳房就开始慢慢地颤动，乳头竟然在刹那间变硬了，并高高地竖起来。她抓住了他的手，稍稍仰起了一点她的漫出红色的美丽的脸蛋，脉脉含情地望着他的也开始充满激情的眼睛，然后把他的视线引向那排深黑色的灯光遥控开关……石定国没有去关灯，他什么也不能想了，猛地把头深深地埋进了段小玉的乳壕里……

赵婉蓉不是被雷声惊醒的，也许是上了年纪的关系吧，很久以来，快到天亮之前她就醒过来了，醒来了就再也无法入睡。因为服头痛粉，刚靠在床上，天上划过一道雪亮的闪电，接着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炸雷从天而降，她吓了一跳，感到心子跳得咚咚地响。她不敢开灯，只是两眼望着刮着大风的窗外。风声中，渐渐夹着哗哗的大雨声。

她不是躺在自己的家里，而是在她的弟弟市委副书记赵克的家中——市委市政府宿舍小东区B幢3号。对这小东区她是太熟悉不过了，因为20多年前，她也在这儿住过，那时，段小玉的爸爸段之南是副市长。依然是那个环境，只是树木长得高大茂密了，房子又翻修过了。她是不常上弟弟家来的，可心里好久以来揣着一件事，想和赵克商量商量。昨天晚上，小玉没有回家吃饭，她知道女儿又到石定国那儿去了。她这才下了决心，终于来了。不巧的是，弟媳宇文茜对她说，赵克到下面的一个县里去指导工作还没回来。于是，她只好一边和宇文茜说闲话一边等他回来。看来，弟弟家里也不像她想的那样平静。宇文茜对她说了儿子赵兴强和儿媳陈娅关

系处得不好，女婿温涛在部队调不回来。一直等到十点过，赵克才回到家里来了。当弟弟的见姐姐来了，很高兴。可赵婉蓉见弟弟一脸倦容，显得十分疲劳，就把要说的话又吞回肚子里去了。

赵婉蓉要来找赵克谈什么呢？她要把独生女儿段小玉嫁给石定国，想听听他的意见，要他在一些节骨眼上为她使一点力。这话当然不好说，石定国是有妇之夫这是一难；而第二难呢，是石定国这个人在这个城市里是个有争议的人物，市里的最高领导层就对他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认为他在本市的改革开放中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，而另外不少人则认为他身上毛病太多，看不惯他的许多作法。当然，赵婉蓉是有自己的主见的。

赵婉蓉点了一支烟。她感到服头疼粉后头痛减轻了许多。她想了一阵，终于决定，还是暂时不对赵克说这件事，她相信自己能把这件事情拿下来。

她下床来，披上一床毛巾被，站在窗前。望着窗外的风雨，她不再感到害怕了，脸上慢慢地浮起了一丝自信的笑容。她相信，要不了多久，她就会住进那幢漂亮的红房子里去了……

第二章

5点30分，列车上。甘小梅和陈进军在软卧车厢里偶然相遇，她闻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气息，脸一下羞红了。一个失去了妻子，一个失去了丈夫的爱，他们有那么多郁积在心中的话要互相倾吐。

虽然是躺在舒适的软卧车厢里，甘小梅却一直没有睡着。车轮单调的滚动声，陌生男人此起彼伏的鼾声，使人心情烦躁。意识流——思绪如舞台上的激光旋转灯，带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缤纷色彩，朝各个方向辐射。

马上就要回到红房子了，这十来天，石定国生活得怎么样？生病没有？失眠没有？他的那些摊摊该没有出事吧？多么希望他……

今天是旧历4月24日，新历5月15日，星期六。他妈妈的生日，老人家满70岁了，她辛苦一世……

前天离开天津，姨妈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姨妈不知道自己患下的是子宫癌。姨妈和姨爹不知是什么时候记住了我婆婆的生日，非要赶我回来。姨妈，你千万不能走！你走了，我娘家就什么人也没有了……

厂里的小姐妹们怎么样？怪想她们的。想听她们谈吃、穿、打扮，争论股市行情，得意和沮丧地报告麻将桌上的胜负，听她们摆

那些乱七八糟的社会新闻，骄傲地挖苦自己的男朋友，与男青工打情骂俏，争抢那一点可以拿奖金的超产活……

定国早就不要我上班了，可我不能答应他。我过不惯只是吃、穿、打扮、玩、交际这样的生活。我这个人命贱，只有参加厂里的劳动，哪怕做粗活、重活，我的心灵才充实些，否则……

软卧车厢里一共睡了四个人，只有甘小梅一个女性。她睡下铺。对面上铺是位20多岁的年轻人，皮肤白皙，颐指气使，显出一副高贵的派头，不知是干什么事的，很少与她说说话。他把几乎全部的时间都泡在那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列车员那儿，请她们吃糖果，水果，与她们海吹神聊。她的上铺是位穿中山服的干瘦老头。从摆谈中，她知道了他是位离休干部，他的一位老战友在她所住的城市的某某局任要职，最近办了一个中外合资的公司，请他出山任经理。离休的日子不好过，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老头子自然心境颇佳，一路上尽他饶舌，从解放战争谈到抗美援朝，然后是解放战争、历次运动，光文化革命就扯了几个小时候。对面下铺是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他很少说话，老是捧着一本书在看。昨天他去吃午饭时，她随手翻了一下他搁在台面上的这本书，原来是前苏联帕斯捷尔纳克的《日瓦戈医生》，扉页上有个签名——陈进军。这是他的名字吗？她似乎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。这本书石定国有，但她翻了几页就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也许是国籍、时代的隔膜。现在她悟到，怕还有欣赏情趣的不同，审美层次的高低。她没多少文化，只读过初中，有些深奥的东西她当然就读不懂了。读者选择书，书也是要选择读者的。她也去吃午饭，回来时，在车厢的进出口一眼看见了他。不知为什么，见他也刚抬头望着自己，她竟冲着他笑了一下，算是向同住一个车厢的人打招呼。他也礼貌地向她点点头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觉得，他这头点得很有风度。她站住了，发现他的手里夹着一支烟。

“你，吸烟吗？”她莫名其妙地问道。

“烟龄20年。”

她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在乘车的这一天多的时间里，他在车厢里一支烟也没有吸过，尽管那一老一少都没断过地吸。她是不吸烟的。那么……连这样微小的事情都替别人想到的人，现在真是太少了。她心里不由对他生出一丝儿好感，不禁下意识地打量了他。他40多岁，高个，人显得消瘦，目光深沉。这种目光只属于那种在生活中历经过无数坎坷的人。

“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肯定当过知青？”他也打量着她，然后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根据呢？”

“你晒过过多的太阳，大巴山一带人的口音还没有完全消失。”

她笑了，轻轻点了点头。用不着问，他一定也有那样一段难忘的经历。同龄人啊！一种同命运的亲近感使他们站着距离又靠近了一些。火车摇晃着，玻璃门外飞掠过绿色的群山，金黄的麦浪，弯弯的小河。

“现在在干什么呢？”他把烟熄掉了。

“工人，干粗活。”她的语气是平静的，不像有些女人，羞于道出自己低贱的职业，而又总爱以自己的长处炫耀于人。

他疑惑地打量了她一眼，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口。

她明白他想说什么，工人是乘坐不起软卧车厢的，心里不禁微微一笑。她有钱，有很多很多钱，什么都能买。可她不愿对他说。

“让我来猜一猜，你是干什么的。”

“猜吧。”他笑一笑。

“教授？”

“不敢高攀。”

“医生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作家？”

“.....”

“工程师?”

“别猜了，这样猜下去，你把所有的行当都猜完了，你当然会猜到的。”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，递给她。名片上写的是：中国律师协会理事，C城第一律师事务所，律师，陈进军。

现在她终于记起来了，这当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她在报纸上、刊物上，乃至在电视里看见过许多关于他的事迹的报道。他曾经为一个企业与外商打官司，胜诉索赔80多万美元；他曾经为一位即将押赴刑场的死刑犯翻案，使他沉冤昭雪，无罪释放；真正使他名闻遐迩，轰动C城的就是那桩“姊妹易嫁”案了。有一对双胞胎姐妹，两人都长得十分美丽，偏偏姐姐是个哑巴。两人长大了，到了待嫁之年，一位姓周的小伙子看上了那妹妹。两家说合，择定了日子成婚。女方父亲是乡长，欺男方老实，无权，大喜之日，竟将哑巴大女充小女作新娘嫁了过去。新婚之夜无话。第二天，男方才发现接进了一个哑巴新娘。这一下就闹起来了，于是男方告到了法院。双方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男方的说法是：女方以大充小，以假冒真，国法家法不容，坚决要求打假退婚；而女方的回答是：新娘是男方自己来接去的，新婚良宵已破身，要退可以，需赔贞操费100000元，并暗中凭熟人关系在法院活动。县法院断案：男方女方都有不是之处，既成事实，不准予离婚。男方败诉，自然不服，又将此案上诉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并跑到第一律师事务所请律师。市法院调查了此案经过，检察院批准重新立案。陈进军接了这个案子，为原告律师。历时两个月，他细致、耐心地调查了此案的全部当事人，与此案有关的一些人员，以及两方成婚的经过，新婚之夜新郎新娘接触的种种细节，并了解了法院判案的一切程序、法律依据。市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时，审判厅里挤满了人。陈进军历诉整个案情经过，出示各种证据，引经据典，侃侃而谈。而被告律师是政法学院的黄秋游副教授，现在正评教授职称。黄秋游是陈进军的老

师，可以说，陈进军的每一点成绩的取得都有黄老师的心血。接这个案子时，当他知道了此案的被告律师是黄秋游老师时，他矛盾过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，如果老师在这个节骨眼上胜诉，对他评教授职称大有好处。然而，他痛苦地战胜了自己的怯懦和感情，用理智维护了法律的尊严。陈进军在与黄秋游老师的三轮舌战后，庭长宣布：原告胜诉，准予离婚。女方偷鸡不着蚀把米，这就是法官的悲剧。甘小梅清楚地记得，有一篇披露此案经过的报告文学这样写道：“……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，陈进军律师提了一些礼物去看望他的卧病在床的黄秋游老师。敲开门，站在他的面前的是怒目圆睁的师母周玉芹。她顺手就把陈进军递过来的礼物扔到了楼道上，然后，‘砰’地一声关上了房门。陈进军呆呆地站了一阵，慢慢蹲下身来，颤抖着手去捡楼道上的东西，大滴大滴的泪水从他眼里滚落下来……门又打开了，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‘进军，你进来！’是老师在喊他。他站起身，走进屋去。老师穿着睡衣，站在窗边，当他慢慢地转过身来的时候，陈进军看见他也是满脸泪水。‘老师……’陈进军正要说明点安慰老师的话，黄秋游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，扶着了陈进军的双肩，嘶哑着嗓音说：‘进军，我躺了一个星期，终于想通了。前些年，没有法制，那是权力和情面都比法大。现在，学生打败了老师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孩子，这说明民主和法制开始走上了正轨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希望了啊！’……”

“打过官司吗？”陈进军打断了她的回忆。

“……没有。”她回过神来，赶忙回答。

“想打官司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两人一起轻声笑起来。

“如果要打官司，以后来找我。”

“但愿永远别找你。”

“假如我失业了，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清平世界了。”